



【文人谈】

## 从你的手指流出了一个我

薛原

年青往往与诗结缘。这个结缘的过程往往是通过读诗与写诗完成的,或者说做诗人的梦。这也是1980年前后我开始买书时往往以诗集和散文集为主的缘由。当然很快就知道自己不是做诗人的料,但读诗则延续了很长时期。

当时买的诗集,有些翻阅一下觉得没有多大意思就丢在一边了,但艾青的诗集我则一直读到现在,有时候还会摸一本在手边翻阅。当然,现在翻阅艾青的诗集和四十年前的感受是完全不同的。

遇到《艾青短诗选》之前,我已经从广播里听过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《大堰河》,也从《中国现代抒情短诗100首》里记住了他的《我爱这土地》,尤其是最后两句: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?/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让还在中学校园里的我热血沸腾。在书店里初遇这本精致的《艾青短诗选》,我爱不释手。这本封面书衣覆了一层膜的小书——由花城出版社1984年初版,初印25700册,定价柒角——在当时显得别具一格。内文插图由黄永玉绘画,而封面设计是黄黑蛮——当时只是觉得这个名字怪怪的,后来才知道,原来这是黄永玉的公子。当时阅读艾青的这些跨度时间漫长的短诗精选,最吸引我的是与大海有关的短诗,例如这首《拣贝》:

大海的馈赠  
是无穷的

阳光下到处是  
俯身可趣的欢欣

海滩上的天真  
浪花里的笑声

诗很短,画面感强烈,描绘的就是诗人在海边沙滩上拣拾贝壳,但读来感觉整个大海都在诗人的心胸里。而另一首《虎斑贝》则在描绘虎斑贝的特征之后,视角从诗人转到了虎斑贝本身:“要不是偶然的海浪把我卷到沙滩上/我从来没有想到能看见这么美好的阳光。”《拣贝》《虎斑贝》都写于1979年,也是艾青恢复诗人身份重新复出诗坛的时期,与他上世纪30年代写的诗已经在意境和感受上有了明显不同。

这本《艾青短诗选》最后一首是《给女雕塑家张得蒂》,这首诗是女雕塑家给艾青雕塑了一尊肖像后,诗人写给雕塑家的——

从你的手指流出了头发  
像波浪起伏不平  
前额留下岁月的艰辛

从你的手指流出了眼睛  
有忧伤的眼神  
嘴唇抿得紧紧

从你的手指流出了一个我  
有我的呼吸  
有我的体温

而我却沉默着  
或许是不幸  
我因你而延长了寿命

这首诗当时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印象,但几年后,当我读到《意大利诗选》里的一首诗后,不由得又想起了它。

这首诗就是米开朗琪罗的《艺术家的工作》。米开朗琪罗要以一位夫人为模特雕塑肖像,于是写下这首诗告诉这位夫人,艺术家以她为原型创作的价值所在,为什么用粗石雕成的形象比它创造者的寿命更长。米开朗琪罗之所以致力于雕塑,是因为他坚信艺术超越时间和死亡,就像他在诗里所说:

因此我能使我们俩永垂不朽,  
努力使你的脸和我追求的一模一样,  
不管用的是石块,还是色彩。

过了千百年之后,  
人们看到的是你的美丽和我的忧伤,  
——我没有辜负对你的热爱。

同样是谈雕塑肖像,艾青与米开朗琪罗身份不同,创作的角度也不同,但他们对艺术的观念异曲同工,这也正是艺术的永恒价值之所在。

那时读诗的主要阵地是文学刊物,因而对于在书店里遇到的诗集往往不加选择,尤其是一些名人的诗集,遇到了就会买回来。例如《尼采诗选》。这本《尼采诗选》由钱春绮翻译,漓江出版社1986年8月初版,封面上是一幅线条勾勒的尼采肖像。“人生乃是一面镜子,在镜子里认识自己,”这样的句子,瞬间抓住了当时的我。等看到这样的诗句居然出自14岁尼采之手,也就理解了何以说尼采是天才。书里有一首诗,我当时几乎能背诵,也不知道是啥原因,就是喜欢这首诗的意境:

我站在赤裸的危岩上面,  
黑夜的衣裳将我裹住,  
从这光秃秃的高处,

我俯瞰一片繁盛的国土。  
我看到一只鹰在盘旋,  
鼓着青春泼辣的勇气,  
一直冲向金色的光芒,  
升到永恒的火焰里去。

另一本《朦胧诗精选》也是我那时经常翻阅的。《朦胧诗精选》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初版。我买的已经是1987年3月3印的版本,印数已经累积印了125000册。一本诗集印数到了12万多册,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。这本诗集里,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李小雨的《星》开头的两句:“海鸥翅膀的黑影,/从浪尖滑落。”因为那些年我经常随着科考船“科学一号”出海,每次在离开码头和驶入港湾时,海鸥时而跟着我们的船走,在科考船的上方盘旋,时而俯冲掠过海面。每每此时,我眼前就浮现出这两句诗,总想看看海鸥的翅膀是否有黑影从浪尖上滑落……

(本文作者系媒体从业者、知名出版人。)

鲁北

上次回家,父亲让我用我的手机给他的表弟打电话,拨打后,从遥远的盘锦传来声音:您拨打的电话无法接通,请稍后再拨。父亲说,他拨打的时候,也是那样说的。父亲以为他的电话坏了。

隔了半月,我又回家,父亲再让打电话,电话里说: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。父亲说,他拨打的时候,也是那样说的。看来,父亲这些天,不间断地给他的表弟打电话。

父亲对我说,你表叔可能没了。父亲说这话时,很悲伤。端起茶杯,呷了一下。

表叔是死是活,父亲和我无法知道。父亲认为他的表弟死了,只是猜测。父亲认为他的表弟活着,是他希望的。

我的父亲和他的表弟是亲姨表兄弟。说是也是,说不是也不是。

我父亲的母亲和他表弟的母亲,是一母所生。表叔的母亲姓郭,我父亲的母亲,也就是我的奶奶,却不姓郭,姓了牛。我的奶奶出生第三天,她的母亲就去世了,奶奶被送了人,辗转二次才到了牛家,被收养。牛家的家庭组成有些复杂。我一个表大爷进行了既形象、又准确的表述。他说,这个家庭,爹亲娘不亲,娘亲爹不亲,爹娘都亲,爹娘都不亲。是亲闺女不是亲外甥,是亲外甥不是亲闺女。挺绕嘴的,但分析起来,都能对号入座。

我父亲认识他这个表弟,已经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了。

有一年,表叔的母亲打听到了她那个被送人的苦命的妹妹,嫁到了哪里,就带着她唯一的儿子,一路打听,找到了我们那个小村,找到我们家里。那时候我二姑还小,很气愤地质问我表叔他娘,你们说穷,养不活饿死,把俺娘送了人,你们咋没饿死。表叔他娘说,俺娘生下恁娘才三天,就没了,我才七岁,我知道啥啊。说着,抹了眼。

那时候,表叔的娘有意让我的奶奶认了娘家,毕竟是亲姊妹,但我奶奶坚决不同意。她认为,生身父母不如养身父母,认了娘家,养母会生气的。那时候,养母还在。她是养母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,东家淘一口奶西家赶一口奶,不容易。因此,这个娘家一直没有认,私下里也不来往。奶奶对养身父母有一颗感恩之心。

那时候家里穷,吃饭时加两双筷子,就很窘迫。我爷爷对他这个大姨子并不友好,摔摔打打的,不给人家好脸色。住了没几天,给她带上几斤胡萝卜,一包袱地瓜干,打发她娘俩走了。我奶奶把她姐姐送到村口,姊妹俩攥着手哭了很长时间,有些肝肠寸断。后来,我奶奶看着她姐姐和外甥淹没在远处的草丛中,看不见,才无可奈何地回了家。从此后,姊妹俩再没见面。

我的这个表叔也不幸,十几岁父母双亡,他成了孤儿,由村里抚养。一个小孩子吃百家饭,穿百家衣。有娘的孩子像个宝,无娘的孩子像棵草。他吃的苦,受的罪,可想而知。他勉强读完了初中,就回村务农了。几年以后,胜利油田到村里招收工人,村里就把他送到了油田上。

油田是个大舞台。他很快适应了那里的工作。表叔虽然木讷,但工作认真,肯卖力气,人品也好,领导很赏识。领导有个女儿,和表叔年龄相仿,有点智障,并不明显,不经意间观察,看不出来。经人撮合,做了夫妻。多少年之后,我的表叔离开胜利油田,去了辽河油田,住在了盘锦市。

前几年,表叔回家省亲,顺便到我家看望我父母,彼此留了电话。那时,我的爷爷奶奶已经去世多年了。回去之后,表叔经常给我父亲打电话,少则十天半月,多则半月二十天,必打一次,一拉就是个把小时。毕竟有一定的血缘。

表叔是退休工人,有养老金。他说给我父亲一些钱,我父亲说,不缺钱。前两年,表叔的老伴去世了。表叔给我父亲打电话的次数也多起来。一个人是孤独的。

表叔的老家已经没有亲近的人了,他也快八十岁了,那次回家,实际是告别之旅。他知道,他百年之后,也不会葬于故土。他的儿子有了孩子,他的女儿也有了孩子,都是盘锦人了。故乡是回不去了。他们成了没有故乡的人。

这些年,我父亲知道他表弟的电话,但不知道他表弟在盘锦的子女的电话。我们更不知道。想知道表叔的近况,似乎没有途径,只有等盘锦那边的消息。

我问父亲,表叔老家是哪个村?父亲说,早忘了,又没有到他那个村去过。我说,那咋办?父亲说,算了。我说,那我们通过盘锦市公安局问问?父亲说,费那事干啥。

但我表叔在我父亲心里,依然是一个结。父亲断定,是死了。但他又迅速推倒自己的断定。接着又断定他已经死了。如果不是死了,怎么会这么长时间不打电话了呢?

兴许是父亲老了,算来数去的几个兄弟,表兄弟,还有从小一起长大的村子里的同龄人,都一把年纪了,有的疾病缠身,有的早走了,健康快乐地活着的,所剩无几。

我父亲很健康,也很乐观,一天能吃两个馒头,喝半斤酒,吃半碗肥肉,还帮我弟弟干一些晒晒花,拨拨棉花桃等力所能及的营生。他还是牵挂他的表弟。得不到确切消息,他会一直牵挂。亲情,难以割舍。

(本文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)

【人生笔记】

您拨打的电话是空号